

摄政王妃

SHEZHENG
WANGFEI

上

完结篇

叶阳岚 著

无论曾经遭遇了什么我都庆幸，
幸而我还活着，
否则将会何其遗憾，
一生里终不得见这世上还有一个你。

倾世妖颜

异族蛊毒 爱恨纠葛
天下霸业 身份之谜

潇湘书院人气作家
叶阳岚精心打造
精彩大结局惊艳上市

精美古风彩插+独家番外
随书赠送：

我会一直一直等着你
可万一你回不来
那么我将倾我所能
搅乱天下这池水
将这座腐朽血腥的
帝国翻覆在你的脚下
祭奠你走过的路

悦读纪
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摄政王妃

完结篇

叶阳岚 著

SHEZHENG
WANGFEE

12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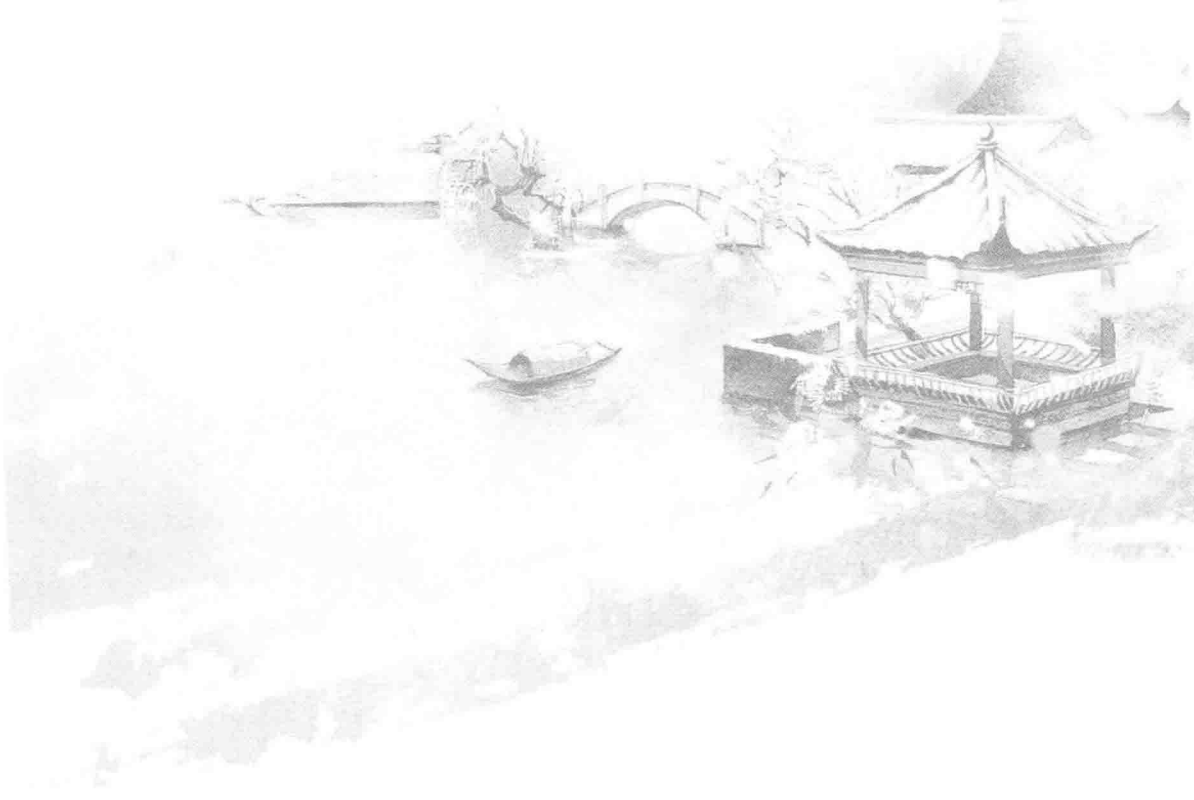
摄政王妃：完结篇：全3册 / 叶阳岚著. —南京：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ISBN 978-7-5399-7133-9
I. ①摄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48095号

书 名 摄政王妃·完结篇
作 者 叶阳岚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孙红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孙红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703千字
印 张 48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，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133-9
定 价 79.80元 (全3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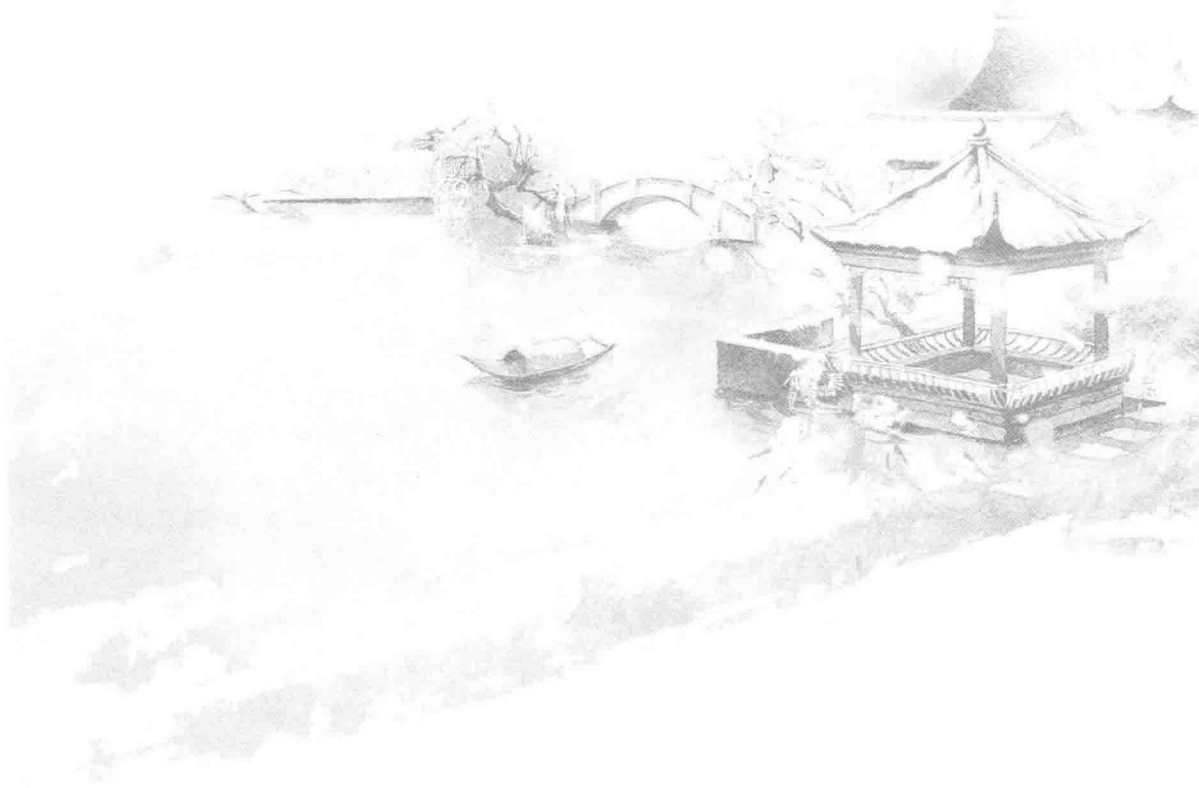


CONTENTS

●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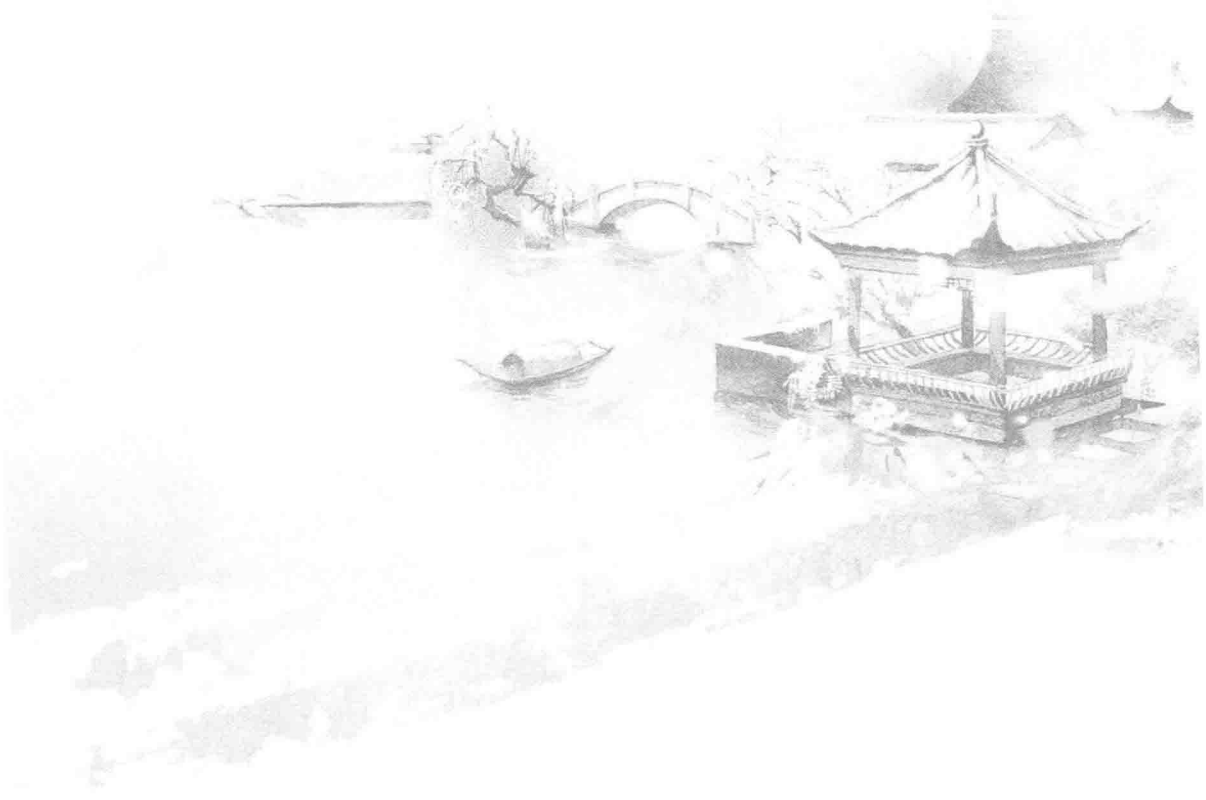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第 一 章 血案连环 /1
- 第 二 章 往事惊情 /26
- 第 三 章 一盅双生 /50
- 第 四 章 风起后宫 /75
- 第 五 章 心葬情殇 /100
- 第 六 章 天降噩耗 /129
- 第 七 章 荆王之乱 /154
- 第 八 章 作茧自缚 /180
- 第 九 章 秽乱宫闱 /205
- 第 十 章 步步紧逼 /232



CONTENTS
目录

- 第十一章 改天换日 /251
- 第十二章 身份揭穿 /282
- 第十三章 阴谋通天 /308
- 第十四章 天生妖孽 /330
- 第十五章 喜得双子 /351
- 第十六章 激流暗涌 /372
- 第十七章 风流世子 /392
- 第十八章 色胆包天 /411
- 第十九章 宫宴杀机 /430
- 第二十章 皇廷斗法 /450
- 第二十一章 虎毒食子 /472
- 第二十二章 各怀鬼胎 /491

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二十三章 腹背受敌 /505
- 第二十四章 连番刺杀 /533
- 第二十五章 幕后黑手 /553
- 第二十六章 帝都云雨 /577
- 第二十七章 棋逢对手 /598
- 第二十八章 不死不休 /621
- 第二十九章 险刺荣王 /642
- 第三十章 石破天惊 /664
- 第三十一章 挫骨扬灰 /686
- 第三十二章 故人归来 /711
- 第三十三章 肆意天下 /732
- 番外 绝代风华 /752



第一章 血案连环

如宋灏料想的一样，庆膺公主失踪的事并没有在朝中引起什么风波，孝宗只是暗中安排了密卫找寻她的下落。

而宋灏这边也动用了一切关系网，试图确认庆膺公主的所在，但整整十多个日夜下来，同样一无所获。

整个盛京，隐隐陷入一种表面上平静、暗地里却波涛暗涌的诡异环境当中，并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迎来了孝宗的寿辰。

万寿节，依照朝中延续下来的规矩，依旧是要设宫宴，邀百官入宫同庆的。

宴会开席还是在晚上，但是因为柳妃有孕，孝宗龙心大悦，知道她爱听戏，就在这一天把京城最有名的三喜班请进宫里表演。戏台子一大早就在柳妃宫里摆开了，所以这一天，命妇们一大早就得到可进宫听戏的传召。

宋灏要上朝、去衙门，下午才得闲，明乐没有和他一道，上午拾掇了一番，就先带着几个丫头入宫。进宫后她没有立刻去柳妃处，而是先去了姜太后那里请安，不想还未到万寿宫门口，就远远看到林皇后带着一众嬷嬷宫婢从里头出来。

明乐快步走上台阶，走近后微笑着屈膝行礼：“弟媳见过皇嫂！”

“免了吧。”林皇后淡淡说道，语气并不见热络，盛装之下难掩疲惫之色。

自从去年因为四皇子的事被摆了一道之后，她的日子就过得很不如意，年岁渐长又膝下无子，并且不被孝宗待见，虽然还能勉强保留皇后的头衔，却也时刻如履薄冰，生怕一不小心就在什么时候栽下去。

林皇后精神倦怠，似是无心多言，简单寒暄了几句，就扶了龚嬷嬷的手先行离开。

待主仆一行走远了，长平才往前凑近明乐一步，皱眉道：“听说皇后娘娘病了一段时

间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几个月不见，眼见着她又瘦下去一圈了。”

“从来心病都得心药医，除非她自己能看开，否则——”明乐看着她渐行渐远的单薄背影，隐隐叹了一口气，“但凡她稍微聪明些，占着中宫之位十余年，又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，现在还要这样看不开，何必呢？”

说着她摇头一笑，举步朝正殿行去。

花园里林皇后带着众人缓步而行，神色郁郁。

龚嬷嬷跟在身后，叹息着上前去替她拢了拢领口，道：“娘娘，您这几日身子弱，奴婢还是叫一辆辇车过来吧，别累着您。”

“走两步路而已，本宫没那么容易死。”林皇后说道，唇角扬起冰凉的弧度，讽刺至深。

“娘娘！”龚嬷嬷一惊，忙上前一步将她拦下，警惕地往左右看了看，没有察觉什么异样后才慎重叮嘱道，“什么死不死的，娘娘也不怕忌讳吗？太医不是说了吗，您这是忧思过甚心里郁结，放宽了心就能慢慢调养好。以后莫说这样的话了，当心隔墙有耳。”

龚嬷嬷说着，眼尾一挑对林皇后使了个眼色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奴婢听说，因为南疆战事失利，皇上最近心情不好，这要是被哪个爱嚼舌根子的撺掇两句，保不准是要惹祸的。”

“哼！”林皇后闻言却只是从鼻息间哼出一声冷笑，“本宫咒的是自己又不是他，难不成也犯了他的忌讳？”

林皇后和孝宗之间嫌隙已深，不容易化解，而她又是这么个倔强脾气，怎么都不肯服软哄一哄孝宗，天长日久僵持下来，就越闹越难堪了。

眼见着一朝皇后沦落到这地步，龚嬷嬷心疼得红了眼眶，一把拉住林皇后枯瘦的手道：“娘娘，您可不要再说这样的丧气话了，要是让家里老爷和夫人知道了，该多心疼啊！再说您也是一朝国母，只要有这个位分在，您就什么也不用怕，万不可再说这样的话了，这是在剜嬷嬷的心啊！”说着她抬手去抹泪。

龚嬷嬷是林皇后的乳母，亲手将其带大，论情分甚至比林皇后的生母更深。

林皇后见她老泪纵横，脸上却不见多少动容，也不去劝，只涩涩一笑便往远处移开目光，忽而听得流云宫里咿咿呀呀的唱腔，她目色一寒，冷声道：“说什么皇上因为南疆战事失利龙心不悦，那也是要看人的。南疆死了那么多人，他还不是照样宠着那贱人在这里歌舞升平？”

“娘娘！”龚嬷嬷一惊，忙一把捂住她的嘴，再见她一脸苍凉，不觉心一软，叹息道，“奴婢知道您心里苦，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！”

“皇上就算把她宠上了天又能怎么样？她到底只是个贱籍舞姬，皇上宠她还不是为着

她肚子里的那块肉！”林皇后冷冷一笑，显然没把她的话听进去，目光怨毒地盯着流云宫的方向，一字一顿道，“才四个月而已，能不能平安生下来都两说，本宫倒要看看她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！”

这样犯忌讳的话她竟然旁若无人地说出来，龚嬷嬷脑袋一晕，险些背过气去。

林皇后又狠狠瞪了流云宫的方向一眼，转身往另一侧的小径快步走去，裙裾翻飞，扫落一地落花。

龚嬷嬷一急，就要去追她，想想还是不放心，忽就冷了脸，对后面跟着的一众宫女警告道：“娘娘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？”

听了这样要命的话，一众宫婢都吓得不轻，忙齐声回道：“奴婢什么也没有听到，娘娘什么也没有说！”

龚嬷嬷这才满意，一挥手，带着众人小跑着去追林皇后。

明乐在姜太后处并没有滞留太久，只例行公事请了安，姜太后似乎也没有多余的话要嘱咐她，闲聊了两句就说自己乏了。

因着宋灏的关系，明乐也不欲与她多有牵扯，顺势告辞出来，去了柳妃的流云宫听戏。

这段时间，政事上有太多不如意，如今柳妃有孕，算是给了孝宗一个难得放松的借口，加上他膝下子嗣单薄，对最宠爱的妃子怀的这一胎更是看重，尽管他不爱看戏，这日下朝后仍直接到柳妃宫里陪她。

两人相携坐在戏台下面的头一桌，言笑晏晏，群芳环伺，其他嫔妃即使不买柳妃的面，为着孝宗也都聚首在此，陪着把这院子里的气氛渲染得热闹到了极致。

命妇们紧随其后，济济一堂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明乐到时，院子里头已经坐满了人，香风四溢，其乐融融，她人刚进园子，就见最后面贴近花丛的圆桌后有人笑着冲她招手：“五弟妹，过来这边坐吧！”

明乐循声望去，却是礼王宋沛的结发妻子，四王妃张氏。

流云宫里花园的规模和御花园自是没法比，加上今日入宫赴宴的客人众多，这会儿整个花园几乎都坐满了人。

张氏的那张桌子，位置偏后，一半掩映在花树之间，倒是从那片喧嚣中隔离了出来。

因两人是妯娌，明乐与她虽无深交，但这几个月偶尔会在宴会上遇到，彼此也就熟悉了，这会儿她便微笑着走过去。

这个位置看戏不是很方便，旁边远离人群的一侧却是一大片花圃，张氏坐在桌旁，看着一双儿女在花圃对面玩耍，眉目间带着温和的笑。

“怎么才来？我寻了你半天了！”张氏热络地招呼她落座，又回头冲不远处正在追逐

打闹的两个孩子扬声叮嘱，“黎儿，你慢些跑，看着点你妹妹。”

看着远处天真无邪的两个孩子，明乐也是会心一笑，回道：“来了有一会儿了，先去了万寿宫给母后请安。”

按照张氏的品阶身份，她的座次完全可以和后宫那几位位分高些的妃子排在一处，可她宋沛独善其身的心思如出一辙，不管是在孝宗和宋灏之间，还是在这后宫女人各方势力之间，既然不想掺和进去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远远避开。

张氏为人和气，也很健谈，两人闲聊了好些无伤大雅的话题，相谈甚欢。

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，就听花圃对面的宋子韵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却是因为宋子黎跑得太快，她一时没能跟紧，绊了一跤。

两个孩子身边一直有两个丫头跟着，一看宋子韵摔了，两个丫头手忙脚乱就去扶。

宋子黎跑了两步，见妹妹摔倒，扁扁嘴，一张小脸皱着满是不高兴，但还是折回把她拉起来，责怪道：“叫你不要跟了，你偏不听，摔了吧？活该！”

话虽这样说，他还是一边细致地用袖子去擦妹妹手心的泥土。

见他回头，宋子韵本来不甚嘹亮的哭声顿时连着拔高了几个音符，惊天动地起来，小嘴一扁一扁的，又去捶哥哥的肩膀，骂道：“叫你不等我！叫你不等我！”

“你还撒泼？没规矩！”宋子黎小眉头皱得死紧，咬牙切齿骂回去，却是没有避让，由着她捶打。

宋子韵摔了一跤本就觉得委屈得很，这会儿更是扯开了嗓子号。

“韵儿怎么样？可有伤着哪里？”张氏急急奔过去，弯身去查看她有无受伤。

“娘！哥哥他欺负人！”宋子韵一下子扑到她怀里，鼻涕眼泪不管不顾就往张氏身上蹭。

张氏抱着她，替她拍着后背顺气，一边嗔怒地瞪了站在旁边的儿子一眼，刚要开口斥责，可宋子黎也是个贼精的，见势不妙，眼珠子一转，拔腿就跑。

张氏被宋子韵缠着脱不开身，明乐随后走过来，对那两个丫头吩咐道：“快去跟着点小世子，今天宫里客人多，早点把他带回来。”

“是！”两个丫头应声，赶忙快跑着去了。

孝宗长子太子宋子铭今年刚刚十二，宋子黎是他的伴读，每日都会出入宫廷，也常和两个皇子玩在一起，把这皇宫内院的地形摸得比自家花园还熟悉，不用担心他会走迷了路。

这边宋子韵见哥哥跑了，哭得更汹涌，不依不饶，张氏把她抱回戏台子那边，哄了半天她还是抽抽搭搭的，一张小脸上满是委屈。

宋沛与张氏成婚已有七年，在第二年时就有了儿子子黎，而宋子韵虚岁刚满五岁。

宋沛府上虽然也有几房妾室，但膝下只有张氏所出的这一双儿女，其中原因明乐并无

深究，毕竟是人家夫妻的家务事，倒是这位四王妃贤良淑德的名声在外，礼王宋沛和王妃伉俪情深、府宅和睦的现象一度被京中达官显贵传为佳话。

小丫头宋子韵长着婴儿肥的圆脸，穿一身粉紫色的小衣裙，袖口和襟口都用同色缎带妆饰，整个人粉嘟嘟的，像是被隆重包装起来的瓷娃娃。

她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，眨巴着眼睛含羞带怯，十分惹人怜爱。因是头次见明乐，她心下好奇，不时从张氏肩膀处探头瞄来一眼，偶尔目光和明乐一碰，立马似受了惊的猫咪一样，赶紧把脑袋扎入母亲怀里。

明乐瞧着，忍俊不禁。

她生得艳丽娇俏，这一笑一双眼睛弯起，眸子里笑意荡开，闪亮亮的。

宋子韵看得眼睛一眨不眨，张氏察觉有异，回头看过来道：“一直盯着你小婢女做什么？”

宋子韵眼睛眨啊眨，突然害羞地把脸藏到了张氏怀里，才大声说道：“小婢女长得真好看！”

这么一打岔，她倒是不哭了，张氏总算松了口气，又和明乐闲聊了两句，小丫头安静地坐在她膝头摆弄着长平给她的小瓷娃娃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忽听得宋子韵兴奋地大喊一声“父王”，然后一骨碌从张氏腿上滑下去，小炮仗一样冲刚进园子的宋沛扑了过去。

宋沛弯身下去，顺势把她捞起，高高举起抱在了手上，朗声笑道：“还是闺女亲啊！”说着捏了捏宋子韵胖乎乎的小脸，惹得宋子韵咯咯直笑。

宋灏是和他一道来的，见到这幕情景，素来平和冷淡的面孔上也浮现些许笑意。

这么一来一去，明乐和张氏也先后起身迎了过去。

“衙门那边都忙完了？”明乐走到宋灏面前，见他右领口处有些不平整，抬手替他抚平。

“嗯。这几天本也没什么要紧事。”宋灏道，唇边淡淡弯起一抹笑，牵了她的手回到桌旁。

宋沛这人平时就是个散漫性子，过来之后插科打诨，哄着自家闺女玩得不亦乐乎，逗得宋子韵笑声不断，时间也就过得格外快。

日暮时分，流云宫里大戏散场，孝宗偕同柳妃回寝宫更衣，其他嫔妃也各自回宫换装，准备参加晚上的寿宴，花园里陪同的命妇们则三三两两先行一步，赶往暝宸殿等候。

晚宴定在酉时，到了申时中，除了孝宗和姜太后等人，其他人都已经陆续入席。

和往常一样，宋灏和宋沛的席位还是被安排在暖阁之内，和孝宗的后宫家眷在一处。

眼见着开席的时辰要到了，张氏不住地往大门口张望，神色越发不安，对身边的宋沛

道：“你确定黎儿是和太子殿下玩在一处吗？怎么这个时候了还不见他过来？”

“是啊。”宋沛说道，面上也略带忧色，轻拍了一下张氏的手背安抚道，“不是还有两个丫头跟着吗？而且太子也不曾过来，我想大概是玩疯了，忘了时间，一会儿应该就来了。”

宋灏跟着朝殿外看了一眼，侧目对雪雁使了个眼色道：“你去御花园看看，见到小世子就把他带过来。”

“是，王爷！”雪雁应声，对几人屈膝一福，转身从侧门快步出了大殿。

雪雁去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回来，张氏等得越发心焦，而宋沛更是坐不住了，整了整衣袍起身道：“还是我过去看看吧。”

“好！”张氏连忙点头。

宋沛才要起身，就听采薇咦了一声道：“那不是四王妃身边的派去跟着小世子的丫头吗？”

张氏一喜，循声望去，紧跟着又是一怕。

那小丫头探头探脑从大殿侧门进来，却是孤身一人，身边并不见宋子黎，甚至也不见她同去的另一个小丫头。

“如月！”张氏抢着迎上去一步，不安道，“黎儿呢？怎么不见他跟你一起？”

“王妃！”叫作如月的小丫头眼一红，忙跪地请罪，“王妃恕罪，是奴婢失职，跟丢了小世子！”

“什么？”张氏一惊，脚下一个踉跄。

宋沛沉了脸，把张氏往旁边一拉，径自上前一步，对如月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什么叫跟丢了？”

“奴婢、奴婢……”如月也吓得够呛，眼神闪躲，“当时小世子和太子殿下在玩捉迷藏，不准奴婢近身跟着，奴婢原站得老远看着，可是、可是——”

因为怕受责难，如月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：“御花园的路奴婢不认识，远远瞧了一阵，明明是看到世子和太子殿下前后去了一处假山后面，可是等过一会儿去找的时候，那里已经没人了。”说完，她就呜呜哭了起来。

张氏身子一晃，险些昏厥过去，明乐和宋灏再不能坐视不理，忙起身过去帮忙。

明乐扶了张氏坐下，低声安抚。

宋沛脸色发白，也有点乱了方寸，宋灏拍了下他的肩膀，就势上前一步对如月道：“你是在哪里把世子跟丢的？”

“奴婢、奴婢……”如月瑟瑟发抖，“那御花园里的路，奴婢实在说不清楚。”

“没用的东西！”宋沛一怒，抬脚就要踹去。

暖阁外头是百官命妇，宋灏怕他当众失仪，忙一把将他拽住，对如月冷声说道：“你

既然是从那里过来的，现在总能顺着原路找回去吧？”

“奴婢——”如月张了张嘴，刚想告罪，这才惊觉眼前这位不是自家那个成天嬉皮笑脸的主子，而是脸上从来都挂着生人勿近招牌的冷面王爷宋灏，她心里打了个突，忙磕头道：“是！奴婢、奴婢能找到！”

“还不带我过去！”宋沛沉声怒喝。

宋灏还想说什么，宋沛却已经迫不及待一把将如月从地上提起来，半拖半拽就往外走。

目送他风风火火离开，张氏抽了帕子开始抹泪，明乐劝了她两句，回头和宋灏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色。

虽然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，但这件事怎么都让人生疑——

比如，当时跟着宋子黎的是两个丫头，如月是回来了，那么另一个呢？还有太子宋子铭身边每日肯定少不得跟随服侍的，怎么可能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两个孩子跑得不见踪影？

只是因为宋沛爱子心切，走得太急，也容不得宋灏再细问。

“不行，我得去看看！”张氏坐了一会儿，终究还是按捺不住，把身边的宋子韵往明乐怀里一推，“五弟妹，韵儿你先帮我看看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就要起身。

恰在此时，殿外刘福海一声清唱：“皇上驾到！皇后娘娘驾到！”

殿中的气氛为之一肃，张氏起身起到一半，也只能跟着众人一并跪地行礼，迎接孝宗及后宫嫔妃的到来。

明乐和宋灏也被迫回到自己的席位旁跪下接驾。

孝宗一边扶着柳妃的手，另一侧跟着林皇后，从殿外徐徐而来，左右两边、亲疏内外一目了然。

“众卿平身。”在主位上落了座，孝宗目光往殿中一瞥，道，“今日是朕的寿辰，特在暝宸殿设宴，与众卿同贺，众卿不必拘礼，都入席吧。”

“谢皇上！吾皇万岁，万寿无疆！”百官命妇齐齐拜下，然后各自拘谨地退回落座。

“母后身子抱恙，今日便不来了。刘福海，看看没别的事就安排开席吧。”孝宗随意一挥，露出点笑容，以手指轻抚柳妃略见隆起的肚皮。

柳妃柔柔一笑，羞涩地垂下头去，招来周围莺莺燕燕各异的冷眼。

刘福海找来殿中管事太监询问了两句，片刻之后过去对孝宗回禀道：“回禀皇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宴了。”

“哦。”孝宗漫不经心应了一声，才把视线从柳妃肚子上移开，端了酒要宣布开席，就听下首一桌上易明心散漫地开口道：“皇上，太子殿下还没到呢，要不要再等等？”语气颇有些幸灾乐祸。

果不其然，孝宗闻言脸色一沉，果然看见宋子铭那一桌空置，脸色更加难看起来。

张氏因为儿子不见踪影，正在着急，再见孝宗这般脸色，只能强忍下来。

孝宗冷着脸对那张空桌凝视片刻，沉声吩咐：“来人，去——”

话说到一半，突然就听殿外有慌乱的哭喊声传来：“皇上！皇上不好了！”却是个小太监跌跌撞撞从外面跑了进来。

“作死的奴才，什么不好了，今儿个是皇上的寿辰，你不要命了！”刘福海眼中现出一抹厉色，忙从暖阁奔出，将那小太监半路拦下，不由分说就对门口把守的侍卫道，“还不把这不知死活的东西拖下去？”

侍卫们认得这人是太子身边的，之前见他这般神情，犹豫着没敢拦他，此时得令，忙不迭冲进来。

“大总管，奴才有事禀报，不好、不好了！”那小太监涕泪横流，手脚发软地死拽住刘福海的袍子，也顾不得别的，赶在被侍卫架出去之前，脱口尖叫，“皇上，太子殿下、太子殿下薨了！”

他的声音本就带了种接近女声的尖锐，再加上这生死关头，更是不管不顾，凄厉一吼，震得满殿如遭雷击，鸦雀无声。

刘福海一个激灵，木然回头去看孝宗。

孝宗高坐在王座之上，显然一时半会儿没能消化这个消息，却是张氏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急急起身冲下去，揪住那小太监的衣襟歇斯底里嚷道：“黎儿呢？我的黎儿不是和太子在一起吗？我儿子呢？”她这边一嚷，孝宗才猛地惊醒，在座的嫔妃窃窃私语，人心惶惶。

侍卫们不敢再拦，各自松了手。

“皇上！皇上！”那小太监连滚带爬匍匐在地，涕泪横流道，“太子殿下在御花园里意外落水，皇上，太子殿下他已经去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孝宗已经猛地拍案而起，大步从王座上走下来，一路带起强烈的风声。

由于变故突然，明乐也倒抽一口凉气，恍惚间一抬头，却见派出去的雪雁已经回来，但是因为孝宗到了大殿当中，她不能贸然进来，正站在殿外，一脸焦灼之色，拼命对自己打眼色。

明乐心里一凉，顿时生出几许寒意。下一刻，却见孝宗一脚将那小太监踹翻在地，脚尖踩着他的胸口，生生踩得他吐血，面目狰狞地一字一顿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太、太子殿下薨、薨了！”小太监抱着他的靴子，一脸痛苦之色，几次欲翻白眼，却强撑着说道，“殿、殿下和礼王世子争执，不慎被、被世子推入湖中！”说完就吐了一口血，头一歪昏死了过去。

“胡说！”张氏闻言，厉声嘶吼出来，踉跄着后退两步。

彼时宋沛不在殿中，被指导致太子溺亡的罪魁祸首宋子黎也不在，孝宗便把怒气集中

到了她身上，冷不防一个阴冷而饱含杀意的眼风横过去。

张氏身子一抖，忙跪下磕头道：“皇上！不要听这奴才一派胡言，不会的，我的儿子我了解，黎儿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！”

“你的儿子——”孝宗阴冷的声音由喉咙深处爆发出来，似乎是被这几个字刺激到了，恨不能将张氏剥皮生吞。

张氏一个激灵，顿时吓得噤声，使劲伏身在地，躲在明乐怀里的宋子韵远远瞧见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她嗓门奇高，这一声再度刺激到了孝宗。孝宗猛地一个回头，怒喝道：“闭嘴！”

宋子韵被宠坏了，从来不曾怕过什么人或是什么场面，但是被他凶神恶煞吼了这么一嗓子，便猛地噤声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眼泪一直挂在眼圈里就是不敢往外滚，不住往明乐怀里缩着身子。

明乐皱眉，回看了孝宗一眼，抱了宋子韵起身，对他屈膝一福道：“小郡主受了惊吓，打扰了皇上，容臣妇先行告退，将她带到偏殿去。”

孝宗现在是看宋沛一家子都不顺眼，但明乐态度恭敬礼让，又叫他抓不到把柄发作，只好冷眼死瞪着她怀里的宋子韵。

他不说话，明乐只当他是默许，恭恭敬敬对他屈膝一福，就转身抱着宋子韵从侧门退了出去，临行前，隐晦地和宋灏交换了一个只有彼此才懂的眼神。

等在殿外的雪雁见状，忙无声无息闪身离开，提了裙子飞快绕路往旁边的偏殿跑去。

明乐吩咐雪晴和采薇两个把门，只带着长平入内。听雪雁将事情的大致经过叙述了一遍。随后，明乐交代了她两句话，雪雁点了点头，就出门拽着雪晴离开了。

宋子韵被吓坏了，明乐不得不捺着性子安抚，费了好大力气才让小丫头平复了情绪，然后将她交给了采薇照管，转身带了长平出门。

“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注意把握好分寸。”从偏殿出来，明乐边走边对长平吩咐，想了想又补充道：“对了，你先去看看今天跟着王爷进宫的是谁，把他叫过来守着这里吧。”

“来的应该是赵毅和武冈，奴婢这就去把他们叫过来。”长平屈膝一福，又递给明乐一个安心的眼神，然后和明乐分路而行，往偏殿外面的回廊走去。

明乐转身绕过一条走廊，回了暝宸殿。

彼时，宋沛父子都已经回来，被请上了大殿，而殿中前来赴宴的百官命妇则尽数被遣散出宫，一场精心准备的寿宴，未及开场就已先散场。

偌大的宫殿中，珍肴美酒，香味四溢，留在座上的皇室宗亲却面色迥异，各人端着明哲保身的架势，噤若寒蝉。

“皇上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犬子的确顽劣了些，但懂得尊卑轻重，绝对不会冒犯太子殿下！”宋沛跪在孝宗面前，一脸焦急，却是言辞恳切，尽量斟酌用词，唯恐在言语上再惹怒了他。

明乐依旧从侧门进去，宋灏坐在原来的座位上没有动，她一出现，却是第一时间回头看来。明乐放轻了步子，在他身边坐下。宋灏倒了杯茶推到她手边，倾身在她耳边问道：

“如何？”

明乐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以做掩饰，同样压低了声音回道：“有人布局，小世子恐怕只是做了那人铲除异己的替死鬼。”

“要设计一个孩子，的确是比假以大人之手更为容易和稳妥。”宋灏闻言，表情始终淡淡的，一丝一毫多余的情绪也没有。

“连六七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果然最毒妇人心！”明乐忍不住冷冷一笑，神情隐约透着煞气。

宋灏侧目，看了一眼她不善的面色，拉过她一只手握了握，以做安抚。

明乐去了这么久，必定是有了安排，既然她想管，他自然也不会反对，而且宋沛毕竟不曾薄待于他。

主位上，孝宗一张脸上阴云密布，似是恨不能将这满殿的人生吞入腹，目光阴冷无比地盯着跪在宋沛身边的宋子黎，一声不吭。

宋沛急得一脸都是汗，终忍不住替爱子求情道：“皇上，这件事一定另有内情，请您派人彻查——”

“礼王殿下，太子的侍从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如果眼见都不能作数，你还想怎么查？”易明心语带讥诮地打断，很有些看笑话的架势，缓缓一叹道，“本宫也知道你是爱子情切，可今日葬在你儿子手上的是当朝储君，难道你还想包庇，大事化小？”

一番话，明显有煽风点火之嫌，孝宗刚刚失了儿子，正在气头上，也顾不得许多，马上就被撩拨了起来。

“子黎你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不是你推太子下水的？”孝宗冷声问道。

“皇——”张氏一急，立刻就要替儿子分辩。

“张氏，你先跪在一边，朕不问，你不用回话。”孝宗一个冷眼横过去。

张氏脸色一白，张了张嘴，终究也只能噤声。

宋子黎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，跪在宋沛旁边梗着脖子大声道：“是太子哥哥不讲理，他要夺我的墨玉剑！”

“所以你就推他下水？”易明心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

宋子黎明显不太分得清轻重，气鼓鼓道：“墨玉剑是爹爹送给我的，凭什么给他？我就是不给！”

“黎儿！”宋沛在一旁暗急，连忙扯了下他的袖子。

太子宋子铭的生母原是仪嫔冯氏，却在太子三岁的时候死于肺病，之后太子就被交给了位分不是太高的豫嫔刘氏抚养。

刘氏是在孝宗继位之前入的东宫，只比林皇后小一岁，性子绵软懦弱，在后宫众嫔妃眼中是个完全不具威胁的存在。

而以豫嫔这样的性子，她当然不可能严厉管教宋子铭，也就养成了小太子暴戾霸道、喜怒无常的个性，说他要强抢宋子黎的东西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而孝宗，虽然对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不满意，但他到底是自己的亲骨肉。

“老四，你对这事还有疑问吗？”孝宗冷笑，语气中带了点咬牙切齿的味道，“朕不管他是有意也好，无意也罢，铭儿是当朝储君，这个分量你是懂得的，其中道理，还需要朕与你多言吗？”

“臣弟不敢！”宋沛叩首，两层衣衫都被汗水浸透，扭头又去给宋子黎使眼色，“黎儿，你仔细想想，把当时的详细情况再与皇上说一遍。”

“我说了是他要抢我的东西，我只是不想给他！我没推他！就是没推他！”一个问题被问了数遍，宋子黎也恼了，大嚷大叫。

“世子这张小嘴，变卦起来倒也顺溜。”易明心适时开口，玩味道，“也不知道前后哪一句是真的。”

“明妃，你能少说两句吗？”却不想这一回倒是一直默默无闻的林皇后打了岔，不悦地斜睨了易明心一眼，“孰是孰非，皇上自有判断，你这般上蹿下跳起什么哄？没得让人怀疑你的用心。”

“什么叫怀疑我的用心？”易明心一直和林皇后不对付，闻言柳眉倒竖，直接反驳，再看孝宗也朝她看了过来，心头一跳，忙从座位上起身，跪下去抹泪，“皇上，臣妾也是可怜太子殿下小小年纪就这么去了，您瞧皇后娘娘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臣妾能有什么用心？皇后娘娘是没做过生身母亲，不知道为人父母的心情，臣妾也是替皇上伤心呢。”

句句正中林皇后痛处，听得林皇后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如果不是龚嬷嬷在旁边一再提醒，她几乎要拍案而起。

这边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，长平趁机从侧门溜了进来，走到明乐身边，附耳说了两句话。

宋灏侧目看来，明乐与他略一点头。

宋灏颌首，这才不紧不慢放下茶碗，淡淡道：“皇兄，都说童言无忌，我想礼王世子应该没有那个心计当众撒谎为自己脱罪。诚如明妃娘娘所言，皇兄痛失爱子，最是能够理解这种心情。既然世子改了口，为免四哥四嫂遭受无妄之灾，还是再把之前的人证叫进来问一问，您说是不是？”